

曹丞相念道：“黄绢幼妇，外孙齏臼？”“虽是父亲遗笔，但我确实不知其意。”我真的不知道吗？当然知道，父亲教过我，只是我把这个谜底留给了曹丞相，这是我们两人的默契。其实曹丞相是懂我的，自从迎我归汉，他就已走进了我内心，解读着我的失意和困惑，明了我的渴望与追求。

蓝色牡丹

——青龙卧墨池

田 芃◎著



在精神皈依处的那份知遇，让生命的每天都变得充实而多彩，但在错的时间里相遇，不过是一声嗟叹，天涯相隔，偶然相逢，只清浅一笑……

临走时，曹丞相将他佩带的一块佩符送给我。

我突然从梦中惊醒，摸索着打开床头灯。

我手里分明是握有一样东西，慢慢摊开手心，是一叶雕木佩符，这不是我的，我从来没有这个东西。佩符上有一道纹理，乍看像是一道裂纹。我明白了，佩符是他的，是他送给我的。门与窗均关得严严实实的，没人进来呀。我再也无法入睡，坐在床上只待天亮。



NLIC2970818737

北京燕山出版社

蓝色牡丹

——青龙卧墨池

田 芑◎著



NLIC2970818737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色牡丹: 青龙卧墨池 / 田芃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9 (2012.7)

ISBN 978-7-5402-2674-9

I . ①蓝… II . ①田…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6180 号

蓝色牡丹——青龙卧墨池

著 者: 田芃

责任编辑: 胡芳 申妙

设计排版: 北京文翰竹雅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印 刷: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44 千字

印 张: 3

版 别: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402-2674-9

定 价: 15.00 元

目 录

一		1
二		9
三		21
四		34
五		45
六		65
七		80
后 记		91

飞机由 H 城飞抵洛阳机场，机身停稳了，我沿着舷梯走下飞机。此时正是 5 月，洛阳的天气似乎更为灼热，走出机场，招了一辆出租车，径直把我送到雅丽大饭店。

阿雅已给我订好房间，这是位于洛阳市洛龙区王城大道的五星级雅丽大饭店 16 层商务套房——1603。

我按照她的短信提示步入电梯，直奔 1603 房。楼层服务员打开房门，满屋馥郁的花香，沁人心脾。一眼望去，床前原木梳妆台上一个大玻璃花瓶里插满了姹紫嫣红的各色牡丹，明净的茶几上摆放着鲜艳的水果盘。

我拎着行李袋走进房间，服务员礼貌地轻轻关上门。

时尚、华雅又不失质朴，这是阿雅的手笔。

该酒店商务套房每日均价人民币 680 元，阿雅为我争取到 VIP 价格每日 300 元，若在洛阳待 10 天，住宿费用仅人民币 3000 元而已，不必让阿雅为我花费，

我决定自己承担。

午后的阳光透过洁白的窗纱过滤进来。

午餐已在机上用过。

我放下行李袋，进入洗手间，用蜡黄的香梘皂净手擦干。洗手间洁净芬芳，明净巨大的玻璃镜面充斥半壁墙面。打开镜前灯，幽黄色光线泻出，温馨而柔和。墙上安装的椭圆形钢架伸拉式后视镜，可以看见颈与背部；圆形钢化玻璃洗漱池线条洗练纯净，材质与独立浴室塑钢磨砂玻璃壁门风格相宜；洁白的瓷质坐便器封条未启，洗漱用具齐全。我摸了摸洁白的浴巾和毛巾还算柔软。

我拉开行李袋，取出衣物，挂在原木衣橱的木色木质衣架上，把自己洗脸、洗浴用品放进洗手间玻璃钢洗漱台上浅浅的小藤筐里，原白色的洗脸小方巾顺手搭在不锈钢的毛巾架上。

从镜子里瞥见自己略微倦怠的影子。

出了洗手间，打开手袋，掏出手机放在梳妆台上。拉上房门扣环，从衣橱里取出家居服，放到洗手间的玻璃钢洗漱台上。轻轻推开浴室门，在浴巾架上找到浴池薄

膜，拧紧浴池塞，铺上薄膜，开启盆池水龙头，待温热的水静静注满浴盆，我脱掉外套，浸进浴盆。

微热的水温柔地环抱着我，我惬意地闭上双眼，雪白的水花在盆底无声地绽放，而此刻我似乎嗅到水的清香。

奇怪，洛阳水香。

耳畔突然响起一阵低吟声：

“汉室将衰兮四夷不宾，动干戈兮征战频。

哀哀父母生育我，见离乱兮当此辰。

纱窗对镜未经事，将谓珠帘能蔽身。

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

忽将薄命委锋镝，可惜红颜随虏尘。”

恍然记得，这是唐代颇负盛名的善乐府诗人、画家兼官员刘商在他官罢庐州合肥县令后，仿拟汉末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所著的《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中第一拍的句子，据说是“脍炙当时”。

奇怪，这吟唱声是从哪里来的？唐人刘商的《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第一拍怎么瞬间会在此时此地被我听到抑或想起？莫非又是自己久患的抑郁引起的幻觉

幻听？

我好生狐疑，赶紧擦干身体，换上衣服，用长毛巾包住头发，出了洗手间直奔卧室兼客房。

房间弥散着花香，被窗纱过滤的阳光依然朦胧而明亮，并没有任何异样。

我打开房门，看见一名楼层服务员身着暗红色制服远远地在楼廊拐角的另一端干活，房门口并无旁人。我关上房门，又在房间里巡视一圈，梳妆镜里的我形单影只，除了自己起舞弄清影，屋里仅剩空气。

我舒了口气，取下长毛巾，走向卧室，拭擦微湿的头发。待头发略干不再滴水，重新走进洗手间，挂好毛巾，用自己的小方巾洗洗脸，对着镜子，往略感紧绷的脸上拍些补水液。随后进入卧室，拉满厚厚的暗纹窗帘，将午后灼人的阳光与炎热挡在窗外。洗净了自己常用的橙色水杯，倒上半杯清水，照医嘱吃完药，把手袋和手机放在床头柜上，覆上床上的被子，取过厚而松软的枕头重叠起来，蒙头便睡。

蒙眬之中，似乎置身在阿雅狭小的家里。她与她的妈妈正在把她父亲从H省偏僻山寨寻觅来的各色

少数民族服装上的绣饰拆下，打包塞在里屋的大床下。她妈妈是个戏剧演员，早已不再演戏改行做小学教师，长得高挑、标致。她叫妈妈为“巴特妈妈”，是英文“BEAUTY”（美丽）的昵称。在那个物资与文化均匮乏的年代，她父亲从不同民胞（少数民族同胞）那里“淘”来绣饰，没有人会当一回事，只当聊以闲情，从未想到它日后的文化价值与商机。

阿雅父亲那时是H省漫画界知名人士、职业摄影记者，后来官拜社长。他业余爱好是收藏和研究各色民族服饰绣品。

恍惚中，这是一个秋日下午，刚放学回家的我面对阿雅与她父亲的突然造访，有点不知所措。阿雅父亲瘦小精悍，他径直告诉我，我们居住的大院里，有个叫小露的女孩，气质模样正适合那一年他拍年度挂历的要求（他当时是H省画报社记者，拍非广告年度挂历是他们社当时的工作任务之一）。他见过这个小女孩，但还未与其家长面商，想通过我父亲介绍：一是表明他的工作身份和人品；二是报酬问题。那时基本上是没报酬的，人们还没有知识产权与肖像权的维权意识。

小露是否光荣地上了H省年度挂历我最终不得而知。

恍惚中，我似乎又与阿雅身处其父母的“豪宅”——第12层300多平方米的两层复式房里。这是我与阿雅中学毕业10多年后的重逢。宽敞明亮的客厅兼起居室里的大型玻璃陈列柜内，置放着层叠错落的民族服饰绣品、绣花女鞋及小型铜鼓、民俗木制手工艺品等。此时，阿雅的父亲已是H省著名民俗艺术收藏家，文化、摄影及广告界名人兼商人。他还是那样瘦小精悍，只是步入老年，举手投足之间透着几许睿智与慈祥，他把我当做与阿雅从小玩到大的好同窗、朋友，一个小辈而已。她妈妈还是那样美丽高挑，岁月的呼啸使她愈加见多识广，显得从容和蔼。

阿雅当时已从X市某名牌大学毕业，辞了H省工作远嫁L省。丈夫是L省著名的青年企业家，曾荣获该省“十佳青年企业家”称号。阿雅把我拉到楼上她粉色闺房中，不无骄傲地给我看她与青年才俊丈夫的新婚留影。照片里的阿雅身着洁白耀眼婚纱，甜蜜而美丽，小鸟伊人般紧紧依偎在精干清俊的丈夫肩头微笑。阿雅娇

柔款款地诉说她的幸福，在L省，平日是与公婆妯娌共住在市里的大宅院里，大宅院里有佣人打理杂务，她在L省的生活不外就是相夫教女、陪婆婆上街购物、搓麻将，以及带着女儿陪公公漫步公园。待她日理万机的夫君回家，她会亲手端上一碗夜宵或甜品说点家长里短。周末，若夫君没有公干，他们俩就会带上女儿到郊外他们的“小家”——小高层别墅小区（两层楼）里住上两日。楼顶上有个设计别致的斜檐透明钢化玻璃房，兼洗衣、喝茶等功能，金灿灿的阳光透过屋顶玻璃泻下来，极目远眺，四面环山，房外还有个小型花园。L省紫外线较强，但并未晒粗晒黑我们原籍H省的少奶奶被家乡水土滋养出的细润洁白的肌肤。阳光很热很辣，我的脸和身体似乎都被烤出汗了……蒙眬醒来，掀开卧被，原来乃南柯一梦。

我浑身是汗，摸索下床步入洗手间，扯下干毛巾拭擦微汗的身体，现在不能冲凉，待收汗后方可。用洁面乳洗脸后擦干，对着镜面拍上柔肤水，握住“雅雅”长梳，梳理披至腰际的直发。“雅雅”梳子梳头发不起静电，这是这个品牌的独特之处，当然其价格也不菲。

香水，我使用的是“珂丽”，倒不是徒慕奢华。我的消费理念是从不琐碎购买一大堆便宜无用的货色，既花费了银两又效果未现，不如节省其他开支，集中财力选择最适合的，哪怕贵些也算物有所值。均衡年度开支，按照会计“权责发生制”原则均月核摊，其实也很划算。

洗浴乳是普通的“柔迪”，我非常喜欢使用后略似“古龙水”的若即若离，而勿用香水。

用深黑发带将长发绾好并仔细盘紧成低髻。

换上暗红厚香云纱斜襟式中袖上衣，同样质地的黑色花边裤。

对镜往脸上涂了层“珂丽”浅紫色防晒隔离霜，拍上同样系列 35 号深红唇膏作腮红，再用系列 15 透明唇膏顺着唇廓抹上一圈——面子工程搞定。

镜中的我，显得神清气爽。

二

我想出去走走，于是乘电梯到酒店一楼大厅闲逛。大厅东侧有间小超市，我信步而入，里面商品琳琅满目，却觉得无可购买，便退出来。在超市的隔壁，有间小巧的书店，好奇进去，书不多，但陈设精致，颇具情调。寻觅之间，一套平装本《蔡邕集编年校注》突然映入眼帘，略微翻了翻，感觉还行，立即花了银两买了。

我在大厅左侧的茶厅坐下，打开书，正待要看个究竟。

手机突然响起“国家”旋律铃声，是阿雅，她正在酒店一楼大厅另一端等我。

窗外，已是黄昏。

将书收好，拎上手袋，直奔大厅另一端。

阿雅一袭墨蓝丝绒长裙，长颈上围了条深蓝灰紫皱纱围巾，看起来既传统又时尚。她正静静地端坐在大厅拐角处铺着厚重绚烂细毛地毯上的富丽舒适的沙

发里，看见我，款款起身，娇嗔地伸出双手拉着我转了一圈。

她的手骨感而不细致，可见其暗自辛劳。

身材高挑苗条，像极了她美丽妈妈年轻时的情影。

只是容颜亦不似多年前的桃红梨白，但深瑰红的唇色倒使略显黯淡的面容显得容光焕发。

“房间怎样，满意吧？”她很关切。

我笑道：“舒适价廉，多谢费心，最近忙些啥？”

“待会儿再说，是出去吃，还是在这儿吃？”她急急挎上手包肩带。

“就在这儿吃吧，用自助西餐如何？”我自作主张，只是因为旅途疲倦还未恢复，不想离开舒适的酒店。

“好吧。”

我们并肩进入电梯，她按了“3”键，我忖想西餐厅定在三楼。电梯间端口显示屏橙红色灯自“1”滚动至“3”静止时，电梯门自动开启，三楼到了。出了电梯，餐厅门口立着两位貌若天仙的服务员微低粉颈莺声施礼：“欢迎光临！”我俩点点头跨进铺着厚地毯的西餐厅。

但见餐厅中央是铺着洁净淡黄色餐布的长圆餐台，台上各色热菜装在盖得严实的锃亮椭圆浅口不锈钢电锅里，沿着餐台排成一圈。伸手一拉明镜般锅盖上焊着金色花饰的金属拉手，盖子自然沿着锅内侧的轴翻转下来，微热的菜香扑面而来。餐台一隅摆放着面包、甜点、水果及三文鱼、海蜇、冰冻牛肉片、醉虾、果蔬色拉等冷餐。洁净的杯盘及中西餐具一应俱全。餐厅里侧有个半圆形总台，旁边是一张长型木质餐台，上面次第放着多色果汁格状饮料器、沙漏式电咖啡壶以及型号较大的全套玻璃茶壶，带碟条纹瓷杯也整齐地叠放在一旁，此时绿茶微热，咖啡微沸。几只白色电陶锅袅袅冒着热气——红枣银耳羹、绿豆汤、白菜粥、凤梨西米糊、甜酒醪糟、冬瓜排骨靓汤散发着诱人色泽和香味，令人垂涎欲滴。

餐台的西侧放置两个烤架，两位头戴白色高帽、脖系枣红围巾的厨师正在炭火灼热的支架上烤着吱吱作响的牛排和串烧，阵阵白烟透出熏烤的肉香。

我们俩找了个靠窗的桌位坐下。

总台里又走出另一位美貌服务员，素手上拿着餐

单夹和笔，同样微低粉颈莺声施礼：“欢迎光临！”

我俩为这种千人一面的职业礼仪偷乐。还是阿雅点单：“来瓶带冰块의‘长城干红’，外加两客七成熟的黑胡椒汁‘菲力’烤牛排，要快！”

“她们定是咬着筷子练出来的微笑。”阿雅笑道。

待我与阿雅各自端着盛满食物的大盘回到桌位时，一位身着白色套服的男服务员立即为我们拿来一瓶“长城干红”和装有冰块的不锈钢冰桶及冰夹。他戴着雪白手套，用开瓶器轻松精准地掏出瓶颈处完整的软木塞，将瓶里黑红色的琼浆玉液泻注在桌上一对透明剔透的高脚玻璃酒杯里，待加上方糖似的冰块，酒色立即变成深瑰红。

我和阿雅各端一杯漾冰块的酒，轻轻碰杯。

“干杯。”以前她总是说英文“切斯”，可今天她说的是汉语。

“干红”酸涩中回味甘甜，放了冰块口感愈显爽滑。

“我挺能喝红酒的，但属于瞎喝那种，真正能喝葡萄酒的老饕们讲究喝酒配菜。葡萄酒的种类极多，红白葡萄酒仅是选用葡萄原料色泽不同而已。顾名思

义，红葡萄酒是用红葡萄酿造，而白葡萄酒则用绿葡萄酿造，就是单纯的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也因为各自酿造及发酵工艺不同，酒的色泽、口感、营养成分都会迥然。所以真正懂葡萄酒的人会根据酒的口感选择菜肴，并不限于西式菜肴，中式菜肴尤其是川菜、粤菜、沪菜皆可配酒。”她兴致来了，边吃边摇头晃脑地对我神侃。

“这套博大精深的‘葡酒文化’你是从哪儿‘下载’的？商务应酬？”我不无讥讽地调侃她。

我知道她常参加商务聚餐会，根本目的是交友应酬、扩展生意。因便于交流互动，用餐以自由取食的自助式居多，只有悠闲并不急于捕捉商机的人才会有赏酒品佳肴之雅兴，但在那样的社交场合里这种人是稀缺品，至少我知道她不是。至于中餐宴会强调宾主身份座次、规格、菜肴搭配的档次，还要根据宴会具体情况选择用酒品牌与价格，通常多用国产白酒佐餐，而不是各式舶来“洋泾浜”红白葡萄酒或价格不菲的真正原装进口红白葡萄酒。如果是她宴请宾客或者被请，在这种饭局实践“葡酒文化”的可能性不大。